



1984年电子系83级到莲花山郊游

在中山大学79级毕业、83级入学30周年之际,曾经在电子系从事学生工作的潘甫成老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在康乐园秋日的蝉鸣声中,谈起了他与电子系83级学生之间的故事。

#### 一门课:模拟电子技术

1984年,潘甫成刚到电子系担任84级辅导员,兼任团总支书记,由于他主管整个系的团工作,因此对83级学生也相当熟悉。

说起83级电子系,潘甫成印象最深的却是一门课:“我记得83级大二上学期时,有一门叫‘模拟电子技术’的课程,在期中考试中,83个同学,竟有27个不及格。在今天看来,这么高的‘挂科率’实属罕见,然而是否因为83级的学习氛围不

好?”“不是的。我认为原因比较多,第一是学习上同学们可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第二是这门课在历届学生看来难度都相当大,需要用到很多数学知识,大家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潘甫成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电子系领导层“很紧张”:“党总支书记林略明和我们几位老师专门找83级的同学开了会,林书记整整讲了一个多小时。首先是严肃地批评,然后又鼓励同学们,希望他们别放弃或泄气。”老师们的支持和鼓励在83级同学中反响相当大,经过反思与改进,后来在期末考试中,这门课仅有几个同学不及格。这件事使83级的同学们受益良多,以至于毕业后的聚会上,他们还时常会提起,对学生如此,对这门课的发展乃至电子系的学科建设亦然,“老师们也从中吸取教训,在教学方法上作了进一步改进,使得这种情况后来大大减少了。”

此外,在潘甫成的回忆里,电子系83级同学的最大特点就是“集体观念很强,很有凝聚力”,经常集体行动,活跃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当时我们系有个灰色的系服,校里很多老师开玩笑说,不管是什么活动,在哪个场合,一眼望去总能看到那件系服,看到电子系学生的身影。”而集体观念与

凝聚力又特别体现在体育活动中:“凡是电子系参加的项目,肯定有同学去当啦啦队”,无论是男队比赛还是女队比赛,“电子系喊口号的声音一定会压过对手”。大概就是得益于这种凝聚力和运动热情,使得电子系的体育成绩在全校“小有名气”,并于86至88年连续三年获得了校田径运动会的团体冠军,“这都是从83级开始的”。

#### 一套房子:奖励学生工作

“当时的电子系,从系主任到党总支书记,到辅导员,都很注重学生工作。系主任张光昭教授说‘如果学生工作做好了,系里其他工作就成功一半以上了’。”在当时的系领导看来,除了教学,就是学生工作最重要了。”学生工作包括党团活动、学风建设、学生宿舍管理等方面,而无论哪方面,电子系都抓得很严。

比83级学生大十来岁的潘甫成当时担任系团总支书记,他经常到宿舍与同学们交流,平时不仅吃饭在学生饭堂,下班后也基本在宿舍附近活动,一个星期有好几天待在那里。老师如此严格和用心,使得当时电子系的宿舍管理在全校处于前列,“我们还在全校介绍过相关工作经验,而且当时主管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吴猛还被学校奖励了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要知道,当时要找个房子住是相当困难的,就是因为学生宿舍管

理和学风建设做得好,学校就奖励了他一套房子。”

除了学生管理,当时电子系在团工作和团活动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其团建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要打出共青团的旗号,二是要走入社会。“电子系在走入社会这方面,在理科类院系中应该是走在前面的。记得当年他们和白云山无线电厂团支部举办了一场家电联合维修活动——这个活动后来日具规模,成为中山大学实践育人精品项目品牌活动。”而“走入社会”这一想法的提出者,便是当时电子系电子班的第一任团支部书记李嘉。

#### 一个理念:“走入社会”

说起李嘉,潘甫成格外健谈起来:“他是电子系第一任团支书,第二批预备党员之一。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毕业后留在学校团委工作,第一个工作亮点就是提出中山大学的共青团工作必须社会化,这个建议得到了校团委采纳。我记得当时为了这件事,学校团委还专门举办了一个主题为‘共青团工作社会化’的研讨会。应该说中大后来很多‘走入社会’的活动,比如‘社会行政’、‘三下乡’等等,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是对以前工作的延续。”

虽然年龄相差11岁,但潘甫成和李嘉却相谈甚欢。除了经常就党团工作之类的公事进行探讨

外,也常在生活上互通冷暖。“当时我住在校车队(现在的中文堂)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他晚上经常到我家来聊天,特别是毕业前夕,一谈就谈到十一点多。谈他以前读书时候的感受,也谈到以后自己要怎么走入社会。”当时的电子系83级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岗位多种多样,有很多在企、事业单位管理方面的工作,涉及包括电讯、银行、海关、税务、电子等多个领域。在潘甫成看来,从事什么职业最好依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特点而定。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学校团委活动中心的仪器和音箱设备的维护、操作等,基本上都是电子系的学生在负责,83级负责人就是李嘉,“事实证明李嘉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来到他面临毕业分配时,校团委的老师和我们都希望他留在团委,一来能发挥他的技术爱好,二来他具备思维活跃擅长沟通管理的特点,所以他走上行政管理之路并非偶然。”

光阴荏苒,当年提出“走入社会”的稚嫩少年李嘉现已成长为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尽管公务十分繁忙,但他对电子系的老师相当好,一直不忘母校对他的培养、关心、关怀。”

一眨眼,曾经的83级学生入学已30周年,而在电子系和信科院工作了20多年的潘甫成老师今年已退休。尽管时隔多年,他对83级的很多人和事依然记忆犹新,满怀深情。

## 卅载流转 我心居留

——欧阳可全书记忆说物理系79级

采写/本报记者 陈师琪



物理系79级丙班在白云山上

每当物理系79级的校友回校参加聚会时,一个例行的活动就是重游康乐园。他们流连于昔日的宿舍区、图书馆、平房教室和运动场,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勾起了无限美好的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情景历历在目,毕业三十年来仍记忆犹新。在这个秋日的下午,物理系79级同学会会长、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欧阳可全和我们聊起他们的大学生活,他娓娓道来,时光似乎回到了80年代初的中大校园……

#### 图书馆:队伍从马丁堂排到了黑石屋

学习永远是大学生活最主要的内容,曾经历过“文革”的79级同学学习热情特别高涨,当时广为流传的口号是“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大家经常到图书馆自习,争取时间阅读各类书籍,弥补知识的空缺。很多同学每天下午运动后会用最快的速度吃饭、洗澡,然后背起书包奔向马丁堂等候开馆。马丁堂是当时的中区图书馆(另有一个东区图书馆在荣耀堂附近)。馆内有宽敞的书桌和海量的图书,更有习清风,环境舒适;唯一不足的是可供自习的位子有限,因此自习的同学经常早早地到图书馆门口排队,队伍有时从马丁堂一直排到了黑石屋前面。远远看去,长长的队伍相当壮观,可是在排队的人看来就不是这样,他们是怀着争先恐后的心情学习的。

#### 大礼堂:与诺贝尔奖得主的亲密接触

物理系79级的同学至今津津乐道并且颇感自豪的盛事,是1980年初在中大礼堂(现中山楼的位置)亲耳聆听了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教授和杨振宁教授的讲座。当时两位学者正在广州从化参加国际粒子物理会议。物理系学生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老师的指导下,发动全系同学联合签名,成功邀请到两位教授前来做报告。演讲分两天举行,大礼堂内座无虚席,物理系的学生均得以一睹诺贝尔奖得主的风采,并近距离与他们进行交流。很多同学至今仍记得杨振宁教授分享了自己读大学时选修化学课,出国后从实验物理研究转到理论物理研究的治学过程。这对刚入学不久的79级新生来说富有激励作用,不少同学后来一直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帅志刚和李志兵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 宿舍楼:三个月建成四栋新生宿舍楼

79级的新生带着行李物品到宿舍办理入宿时都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四栋整齐崭新的宿舍楼(现为东区135、136、137、138号楼)屹立在东区大道旁,大楼周围的工地尚未清场。更让大家惊讶的是,这四栋宿舍楼是学校为了迎接79级新生,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三个月时间内建成的,最终及时投入使用。79级的新生在入学时即体会到学校的厚爱,带着惊喜满意地住进了新宿舍楼。

新宿舍十人一间,物理系100名男生正好分布在二楼的十间宿舍,“不多一个不少一个”。男生们在宿舍经常互相串门,彼此培

养了深厚的感情,大家都记得每位同学住的房号,这个房号在以后一直伴随着自己的名字,成为一种特殊的身份标记,欧阳可全一直记得自己是属于210房的。

当时的宿舍只有照明用电,夏天天气炎热,大家为了避免避暑想出了许多妙招。有的同学晚上经常往浴室跑,用冷水淋身,过后也不擦干,凉快些好入睡,欧阳可全就属于这类“洗洗睡”的;有的同学则悄悄拿着竹席蚊帐到天台上睡觉,欧阳可全当时出于安全考虑,没有参与到这样的避暑队伍中,现在谈起,则觉得这是那时艰苦而有趣的生活片段。

#### 饭票支援:很可爱的女生

讲到有关食堂的故事,欧阳可全聊起了食堂过节时给学生加菜,春节期间提供食材让学生包饺子以及中秋发月饼等让大家期待的事,而男生期待的,还有女生“支援”过来的饭票。那时候在食堂吃饭统一使用学校发给的饭票,每人每餐可打四两饭。这个饭量对部分男生来说略少,在女生普遍打得过多。因此,女生们常常只打两两饭,这样可以打饭的师傅那里领回一张二两的饭票,以后在食堂使用仍然有效。领回的饭票积攒到一定程度,女生一般就会赠与男生使用。“女生这样支援男生,真的很可爱。”欧阳可全家在广州,周末可以回家吃饭,自然不在受赠之列,但他也不忘这三十年前的好人好事,这是全体男生都能深深感受的相濡以沫,也是这类互相帮助的经历,促成了同学之间山高水长的情谊。

#### 交谊舞:逐渐开放的娱乐形式

那时的周末只有一天的时间,对于六天紧张学习的同学来说,周末的放松是必不可少的。学校一般都会在周末放映露天电影,地点是现在梁𨱇琚堂和英东体育馆附近的空地。每到周末,校园里都可见成群的同学拎着自己的板凳,浩浩荡荡地走在看电影的路上。在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电影是最好的文化消遣方式。

大概在1980年的下半年,社会上开始流行交际舞会,校园内的娱乐生活也开始受其影响。当时的学三饭堂二楼在周末就成了交际舞爱好者的天地。在那个男女关系还不是很开放的时代,后者算是比较时尚和开放的活动,也因此曾引发了师生间热烈的讨论。

大家支持与否观点不一,总体情况是心动者多,行动者少,私下学者多,公开舞者少。

#### 毕业之歌: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激励着这一代人的成长和树立工作志向,79级的大多数校友都乐意地接受国家分配的工作,并一直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地在岗位上工作至今,“基本不挪窝”。据统计,物理系79级的同学中,毕业时留在中大工作的有15位,此外有很多同学分配到其他高校和军校工作。毕业三十周年聚会时,有一个环节是请曾在学校工作的同学合影留念,大家才发现竟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同学参与其中。“大概是物理系79级同学较有学校情结吧,算得上是经商为官者少、乐于教研者多吧。”

欧阳可全毕业后留物理系担任辅导员。作为老师的他时常与学生保持密切的交流、互动,掌握学生思想、学习和生活的最新情况,适时引导学生解决各类问题。他在工作初期即能结合学生的特长和就业意愿顺利完成83级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让每位同学都乐意接受,这在当时不是件轻松的事。

物理系79级的故事在欧阳可全书记讲来充满怀念的滋味,同窗情谊,朴实真挚,经三十载岁月的酝酿,愈发弥足珍贵。四年大学同窗,留下的是不止三十年的回味。酸甜苦辣,回忆起来,有对岁月的感激,对成长的肯定,以及对中大的无尽依恋。

## “他们的集体观念很强,很有凝聚力”

——潘甫成老师忆说电子系83级

采写/本报记者 杨鹏桦

理学风建设做得好,学校就奖励了他一套房子。”

除了学生管理,当时电子系在团工作和团活动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其团建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要打出共青团的旗号,二是要走入社会。

“电子系在走入社会这方面,在理科类院系中应该是走在前面的。记得当年他们和白云山无线电厂团支部举办了一场家电联合维修活动——这个活动后来日具规模,成为中山大学实践育人精品项目品牌活动。”而“走入社会”这一想法的提出者,便是当时电子系电子班的第一任团支部书记李嘉。

#### 一个理念:“走入社会”

说起李嘉,潘甫成格外健谈起来:“他是电子系第一任团支书,第二批预备党员之一。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毕业后留在学校团委工作,第一个工作亮点就是提出中山大学的共青团工作必须社会化,这个建议得到了校团委采纳。我记得当时为了这件事,学校团委还专门举办了一个主题为‘共青团工作社会化’的研讨会。应该说中大后来很多‘走入社会’的活动,比如‘社会行政’、‘三下乡’等等,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是对以前工作的延续。”

虽然年龄相差11岁,但潘甫成和李嘉却相谈甚欢。除了经常就党团工作之类的公事进行探讨

外,也常在生活上互通冷暖。“当时我住在校车队(现在的中文堂)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他晚上经常到我家来聊天,特别是毕业前夕,一谈就谈到十一点多。谈他以前读书时候的感受,也谈到以后自己要怎么走入社会。”当时的电子系83级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岗位多种多样,有很多在企、事业单位管理方面的工作,涉及包括电讯、银行、海关、税务、电子等多个领域。在潘甫成看来,从事什么职业最好依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特点而定。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学校团委活动中心的仪器和音箱设备的维护、操作等,基本上都是电子系的学生在负责,83级负责人就是李嘉,“事实证明李嘉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来到他面临毕业分配时,校团委的老师和我们都希望他留在团委,一来能发挥他的技术爱好,二来他具备思维活跃擅长沟通管理的特点,所以他走上行政管理之路并非偶然。”

光阴荏苒,当年提出“走入社会”的稚嫩少年李嘉现已成长为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尽管公务十分繁忙,但他对电子系的老师相当好,一直不忘母校对他的培养、关心、关怀。”

一眨眼,曾经的83级学生入学已30周年,而在电子系和信科院工作了20多年的潘甫成老师今年已退休。尽管时隔多年,他对83级的很多人和事依然记忆犹新,满怀深情。

## 朝花夕拾:那些年那些事

——虞桦老师忆说经济系79级

采写/本报记者 罗敏月

作为中山大学经济系79级的校友,虞桦老师毕业后一直留在学校工作,读于斯,长于斯,从踏进校园的第一天起,他便与中大结下了浓浓的情缘。谈起那段热血的青春岁月,他一边兴致勃勃地翻阅毕业时的黑白老照片,一边回忆当年与同学相聚在象牙塔一起学习生活的幸福时光,不由得会心微笑,眼里流露出眷恋与神往。

#### 蹉跎岁月,如火年华

回忆并不遥远,一切仿若昨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万象更新,一群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从农村、从部队、从机关,从工厂,相聚于康乐园,踏上逐梦之旅。当年经济系有98位同学,大家年龄参差不齐,小则十六岁,大则将近三十岁了。谈起那段时光,虞桦对当时同学们的勤奋好学印象尤为深刻。他说道,“我们79级大部分都经历过‘文革’的十年动荡,是被耽误的一代。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能重返校园继续读书,真的来之不易。因此大家都格外珍惜,特别努力,尽力把失去的时间都补回来。因而校园里呈现出一个几乎空前绝后的读书热潮。每天清晨,于湖畔边,于树荫下,随处可见同学们朗读背诵的身影。在饭堂里排队打饭时,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单词表在背,把分分秒秒都利用起来。晚饭后抢占图书馆,成了当时的校园一景。那时候的图书馆是现在的马丁堂,只有小小的一块地。大家一吃完饭就集中在那,门一开就拼命往里面挤,拼尽全力的就是能占到一个座位。由于人太多,地方太小,经常是找不到座位的,所以大多数的同学只能去教室看书。虞桦回忆道,“那时候的课堂很多是毛坯房,房顶是石棉瓦,白天被太阳烤得发热,晚上散发热辐射,我们坐在板凳上,汗流浃背,边扇扇子边看书。即使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但大家还是很发奋,很拼搏”。

在那个年代,师生间的情感也相对内敛、含蓄。虞桦谈到,“那时候,同学们对老师更多的是崇拜与尊重,与老师的交流多是学术上的请教,而较少有私交”。大家都把对老师的那份敬爱与感恩藏于心底,化作毕业纪念册上一句句的不舍与珍重。

谈到课余活动,虞桦觉得那时的生活简单而不单调。当时经济系分甲、乙两班,闲暇之时,同学们会相约去郊外野炊远足,同游同乐。周末学校放露天电影,大家带着小板凳齐聚一堂是最欢乐的时光。虞桦自己也是运动积极分子,他最爱跑步,每天一大早起来都得跑上几千米,风雨无阻,一直坚持到毕业。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去当时学校的健身房里健身锻炼,和同学一起打篮球,因此也练就一身好体魄。回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那美好的曾经,至今仍是珍贵的回忆。

#### 情系管院,共同成长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成立,实际上与经济系79级的同学有着莫大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企业管理的需求日益加大,成立“管理”这一学科的呼声很高。虞桦回忆道,“我们读到第三年的时候,98位同学就分成了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及企业管理学这三个方向,我当时选择了企业管理这一专门组。那时候中国的管理学还几乎是零,对国人而言是一门陌生的学问。我们就在专门组的基础上联合倡议,建议学校成立企业管理专业。校领导当时和我们想到一块了。直至我们毕业那一年,从经济系分出了管理系,我就被分到了管理系当老师,83级是管理系第一届自己招的学生,而实际上,管理系第一届的学生是81级,即当时在经济系选择企业管理方向的那批学生”。

虞桦毕业后当上了管理系81级的班主任。在考入大学之前他当了九年的工人,丰富的工作经验使他在处理问题、为人处世等方面比较成熟,因而很快便适应了班主任这项工作。时至今日,他与当年的学生仍保持着联系,学生们的聚会,他也常常参加。至今他仍记得81级管理系每一位学生的名字,那群当年单纯活跃又有些调皮的学生。

虞桦对管院始终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愫,仿若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83毕业后他便一直留在管院工作,先后担任管理系(后为管理学院)的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及党委书记。从79年入学就读于经济系起,至2009年调到法学院,这三十年间,他见证了管院从无到有,到逐渐强大。看着由当年

的经济系分出管理系,再由管理系发展成为如今的管理学院,不断为社会培育输出一批批优秀的管理人才。他不由得亲切而自豪地说道,“我和管院一起成长”。

#### 岗位变迁,情怀依旧

2009年元月,由于工作需要,虞桦从管理学院调到了法学院,在这里又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他到法学院的工作同样倾注了所有的热情与精力,虽然时间不长,但与法学院广大的老师和同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法学院一样成为了他永远的精神家园。今年适逢虞桦老师毕业30周年,他在中大的职业生涯也已是第30个春秋,而他的中大情怀却愈久弥坚。

#### 天涯海角,唯望君安

穿越时空的隧道,回首逝去的青春,彼此一起拼搏奋斗、一起相依相惜,四年的同窗情谊尤为珍惜。虽然青春早已散场,但这份美好真挚的情感不会因此终结。谈起昔日同窗,虞桦